

学术空间

时代与地域的印证

——纪念郑餐霞先生

■ 胡斌

2017年是郑餐霞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对于这样一位经历极其丰富、生命历程跌宕起伏、为革命、为艺术、为美术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备受学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尊敬的先生,广州美术学院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就筹划要在今年举办一次隆重的百年纪念展。惜乎先生已于去年仙逝,不能亲临今天的展览。回顾其一生的文艺事业,我们感触良多,现总结如下,以纪念先生,并启迪今人。

郑餐霞出生于潮汕,曾求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受教于王个簃、潘天寿、黄宾虹等海上名家,由此奠定了其艺术上最初的底色。郑先生的这种教育背景可以置于近代岭东画坛与上海画坛的关系架构当中来看,因为海上交通的便利以及商业、文化等方面的联系,20世纪上半叶,岭东的艺术求学者更多地前往江浙沪一带学习和活动,并由此接触到当时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前沿区域的多元文艺形态而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岭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与广州及珠三角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郑先生也在此前后回到了家乡并最终到广州工作。从某种意义上,郑先生的生活、工作和艺术历程正好对应了这样一个时代脉络,并由此铸就了他的艺术与这些地域的密切关系。

郑先生很早就热心革命事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负责政治宣教工作,参加土改等,为革命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位艺术家,革命和建设是其早期生涯中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经历正是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中不少杰出艺术家所遭遇的经历。置身于民族危机和社会激



祥和大地(国画) 96.7×179厘米 2000年 郑餐霞

变之中的仁人志士,首先需要的是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投身革命与建设的洪流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个体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的洗礼又间接地塑造了艺术家的艺术品格。郑先生早期参与革命工作的宣传作品现已不可见,他的晚期作品虽然不直接反映社会革命和建设的面貌,但是从那正气凛然、奇崛敦厚的艺术气象中亦可见其饱经磨炼的“铁骨丹心”。

郑先生的作品主调明确。他的国画几乎都是大写意,题材主要是花鸟,也有一些山水。水墨与重彩结合,行笔朴拙,色彩明艳,画面硬朗大气,却又不乏璀璨斑斓。郑老的作品强调以墨为主色,体现出某种传承中的“正脉”,同

时又在一种“大中国画”视野下重现色彩的浓丽丰富,以全面表达他所追求的“真善美”。对于中国画他有自己的看法,既尊重传统,又不盲目守旧;既兼收并蓄,又不为时尚所左右。从其自述来看,他对外部信息是了解的,并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创作完全从自身出发,笔简意赅,浓墨重彩,尽显雄阔苍茫气度。现在我们国家又在提倡写意精神,毫无疑问,郑老的创作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再就是他的古诗文素养很高,书法也别具特色,从某种角度体现了一种新时期画坛所稀缺的诗书画一体的面貌。

最后需要说到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是郑老的教育者和管理者身份的

他曾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多年,后来调到广州美术学院担任副院长,这是他希望回到岗位。但作为教育者和管理者,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社会和教育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他需要洞察这些变化,并适时做出恰当的应对,从他的自述我们不难看出于复杂环境下从事文艺管理工作的艰辛。美术学院的从业者,往往一方面是教师,另一方面是艺术家,这两者不可偏废。艺术的传承不只是靠个体艺术上的魅力,还包括言传身教,以及那一套组织管理体系的作用,一代代艺术家的面貌就是在这诸种因素中形成的。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

砚边随笔

意园

■ 金心明

今年三月,移家做居九里松。于是,在西湖的山水之间终于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说小天地,因为空间实在不算大,满打满算就半亩吧。围着屋子的东南两边,两棵高大的皂角树遮去了大半的阳光。螺蛳壳里鸡鸣画了个把月,掘地、铺砖、搭篷、引水、架桌、置石,园趣初显。南窗下,得一“意”字的石版,作了台桌。大大方方的一个字,工整、饱满,镌刻有度。索性,就叫意园了。小时候,在老家,屋前屋后都有园子。前院种菜,什么丝瓜呀、南瓜呀、扁豆呀,爬满了墙头。后院阴仄,种不了什么,仅有一丛竹子和一棵高得出奇的泡桐,还有就是些杂花野草而已。小小的竹林,埋过链条枪、埋过麻雀、埋过金鱼,埋过太多太多的记忆。再到后来,还种过两棵樱桃树。现在想来,那长长的泥墙围住的园子,前后相加也就一亩左右。

近年,画了很多关于园子的画。总是喜欢山石草树叠加的感觉。住在杭州,感觉住在了一个大大的园子里。玉皇山的藤、栖霞岭的蔓、北山的枝、栖霞的柯、飞来峰的秀、三台山的润、南屏的幽、九溪的深。在这枝柯藤蔓、秀润幽深的山水窟,徘徊了十数年。烟霞浸润的间隙,遥忆桑麻之乐。似乎在这些太湖石和四季花草的配搭里,找不到我可依恋的行踪。我愿意在我不太经意的田地里自由地生长。

于是,有了临安的竹西行馆。那是一个村,在青山湖畔,叫王家头,我把竹西行馆置在了11号。屋前是院子,浇了水泥地。屋左是菜地,有一亩多,种四季时蔬。再东,一个泉眼、三棵梧桐,我把它称为“三梧泉”。开二楼画室的窗户,正对东山,远远的,蔼蔼青翠。让人想起“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



其中幽境客难到(国画) 金心明

圃,把酒话桑麻”的意趣。日头底下,挥汗锄地;雨雪天里,围炉夜话。田园之乐,绘事渐疏。

再于是,不求太雅,不要这劳苦,得点雅,留些俗。借西湖的灵气,种菜时花,取耕读之意。可以不画画,可以荒读书,更可以荒花草。有蜗牛,有金铃子,有我溪里抓的白眼了。自己长的人参,永不结瓜

的丝瓜,不择地地疯长。移了芭蕉,栽了紫竹,养了荷花,种了一排的栀子花。尤红送的腊梅,伴在湖石边上,不舍得修枝,乱长一气。我的辣椒长枝长叶,丰茂滴绿,不爱结辣椒。人告说要修了枝,剪了头,辣椒才能结辣椒。我的荷花只长杆,细细的,不开花,好不容易抽了一个花骨朵,天天看,天天瞅,蔫了。退而琢磨,花草亦如人,宠爱不得。现在明白,看见花快开了,果快结了,芽快爆了,径自走开,偷偷地瞥一眼。很多时候,花儿会在你不注意的时间里悄悄开放,果子会在你发现它之前默默地结好了。

学到很多东西。在我的园子里,静坐,我常常想,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睁大眼睛看,只看到了我看的那一刹那所能看到的瞬间。

有时画画,会心处,在不经意间。认真也要,草率也好,本来就同那爬了一树的扁豆:

粉白的花
串串

胭红

在夏日的残阳里

照见老去看到一丘一丘的田,一畍一畍的地,都会莫名地激动。烟,慢悠悠地升腾于田垄之间,弥漫、扩散,低俯在密密的稻茬之上,游动,静谧的,悄无声息。大部分时间里,孤独的田,浸润着幽冥的月色和灿烂的阳光,雨露,甘霖,风,雪,纷繁的虫和草,芬芳的泥土。

我在意园劳作,像一只蜗牛,没有期望,没有规矩,没有方向,没有结果。只有无尽的喜悦,就像花儿开了又谢了,也像月儿圆了又缺了。

(作者为画家)



梅竹寒禽图纸扇页 宋 林椿 上海博物馆藏

经纬斋笔记

个性是过程 共性是结果

■ 陈伟

袁枚嫁女,别无长物,赋《嫁女词》四首相赠。其一曰:“姑恩不在富,夫怜不在容。但听关雎声,常在春风里。”郑板桥嫁女,以一幅《兰竹图》陪嫁,上题一诗:“罢官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贫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沈周嫁女,陪嫁一竹榻,内装山水花鸟画几幅。高凤翰亦作几画作嫁女妆。何绍基女出嫁,寄家一口大箱,开箱空空,唯一纸,上书一大字“勤”。

宋美龄说: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意地穿上或脱下来丢在一旁。就像木头的纹路源自树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长与发育也需要时间和滋养。也因此,因为我们的所为毫不留情地决定我们的命运。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的最高逻辑和法则。

龙应台说:“你可以选择做官,你也可以选择挣钱,但你不能选择通过做官来挣钱;你也可

以选择玩女人,但你不能选择通过从政来玩女人;你可以选择做圣人,也可以选择做俗人,但你不能选择让大家像圣人一样崇拜你,还要像俗人一样原谅你。”说得真好!

傅雷曾说徐悲鸿“不论国内国外,都有市场,欺世盗名,红极一时,但亦只能欺文化艺术水平不高之群众而已,数十年后,至多半世纪后,必有定论。除非群众眼光提高不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对徐氏崇拜依旧。

白谦慎说,书法发展到今天,第一,不要被书法教育体系限制;第二,不要被书法家协会限制;第三,不要被展览会限制。又说,中国书画中有一个关键词是“自娱”,应从心灵的境界来体会与理解,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自娱”传统是对的,现在大量展出都是“娱人”,问题很大,越来越讲技法,而忽略本身的精神内涵和气息。

李青说,一个画家的才华在于他的造型能力。具象的并不稀罕,画得再像也是“抄袭”。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有自己的造型能力,那才是创造。比如关良人物、韦尔申早期的油画,再比如过去我们的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大闹天宫》等,五十年代的连环画,那是一段辉煌。当代反映现实生活的国画,其实就是用毛笔画油画。所谓国画就是传统文人画,表现的是笔墨的魄力,无须硬套油画。而中国油画要借鉴中国画,便有了我们油画的特色。当代中国油画进步很快,而国画却日逐式微。

吴润风擅画佛教人物,融宾虹、一亭、作英诸家法,粗笔重墨,戛戛有声。他的壁上贴着一件范宽的复制品,每完成一件作品皆挂于一边。润风说:画画最要紧的是胆识,将自己的作品与古人的画挂在一起,看看自己的差距。又说,面对现在的体制,只有坚持自己的“自由”与“独立”,体制最怕的就是这两样东西。我说他所谈的充满禅意,比

如说艺术最高境界不在求个性,而是共性,求异容易,求同最难。个性是过程,共性是结果。

谢振亚先生告诉我当年与剑丹、如元两师一起习艺的往事。他说:林剑丹当年经常在他家一起画画写字,当时大家条件都很差。林特别勤奋,每次来写字,谢最担心是把宣纸写完。谢当时已参加工作,在单位负责宣传。文具店有宣纸到,谢嘱林去购买,要他开发票时将“宣纸”两字写得分开一些,好拿回来中间补上个“传”字,就容易报销了。谢先生回忆陆老先生的日子,现在想来真是好奢侈的一段时光。他的老师是徐董侯。徐先生逝世后,方介堪先生觉得谢对徐先生特别“孝顺”,就对谢说:“如不嫌弃,今后就跟我学吧。”谢当即就要拜师,师母便拿出一块红布,谢在红布上跪下叩拜,从此成了方门的弟子。他说,老先生人特别好,就是有一条规矩,每年春节必须上门拜年,否则则不高兴。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是在人大开的政治史公开课的讲稿。在张的还原下,中国近代史变得如此复杂精彩,又是如此颠覆,与我们记忆里的刻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当诸多人物与史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难以用一句简单的是非作判定,在正视一段被扭曲的中国近代史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国人今日问题的精神根源。张鸣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就很难在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很难安放好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更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又说: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迟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作者为书画家)